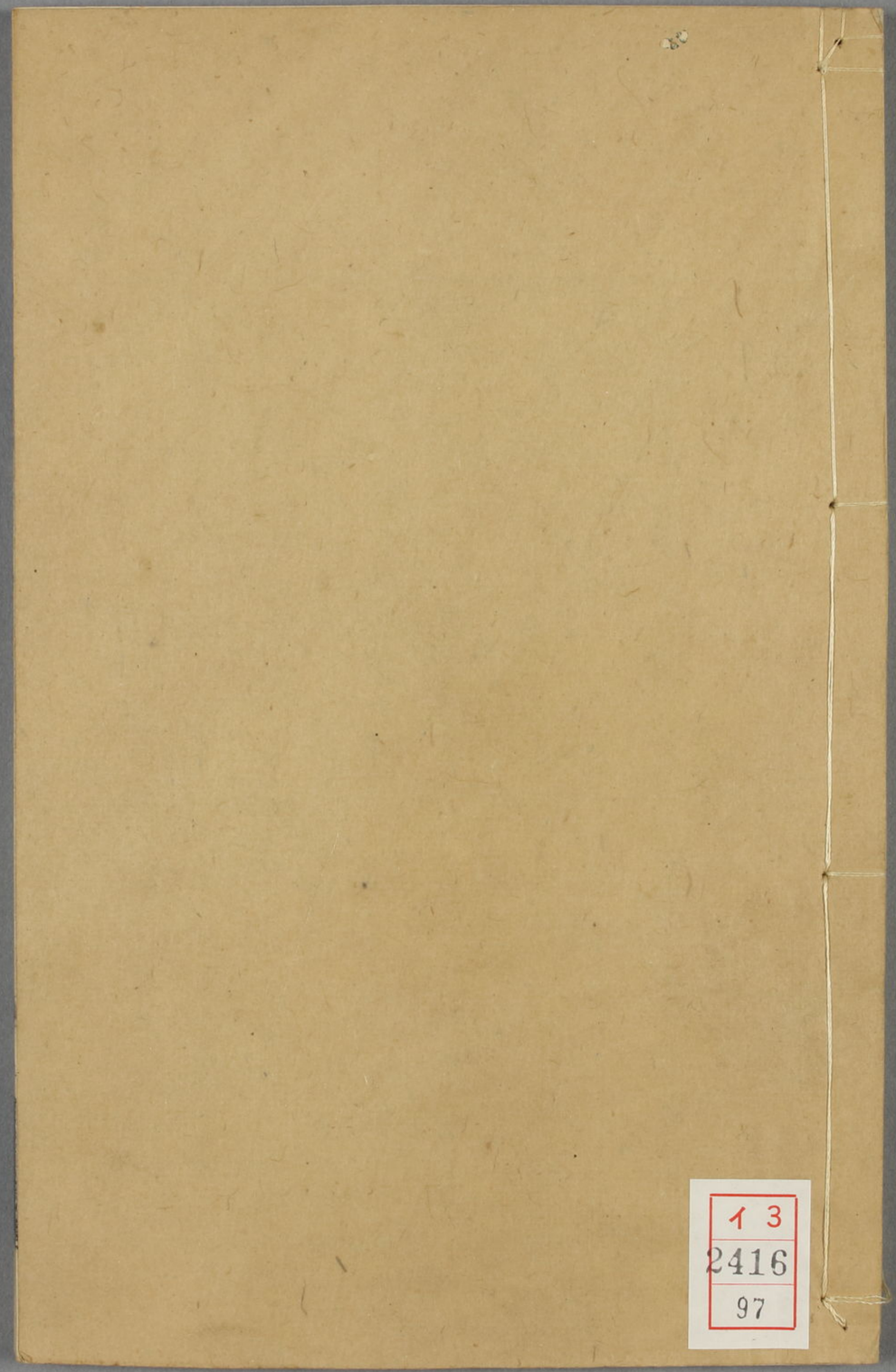

1 3
2416
97

武功部三 偏將 軍師 威名將 軍旅 儒學將

偏將一

漢書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上書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上曰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

13
2416
97

宇澤文庫

<2004-657>

何疑焉

增晉書何曾傳曰司馬懿將北伐遼東曾上疏魏明帝曰臣聞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偏將二

原佐中軍　助大將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下謂任千秋詳偏將一

無斧鉞　受節度

後漢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制別將民漢制祭戰皆然郭躬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潛伐吳受王渾節度渾乃使彭爲斧鉞帝乃從之晉命土馬悉受節度誣罪之詔不許渾渾表潛違命不諮渾渾乘勝順流遂不諮偏將軍處左詳將有司遂按潛帝不許

處左　尚右　帥三

禮記卒尚右注云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增傳飧　移撥

史記韓信張耳擊趙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武功部

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琉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

總諸校貳

元帥李衛公曰臣嘗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此一等也裨將乃總諸校之一隊聚爲圖陣此一等時乃後周書賀拔岳事尒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後醜奴僭稱大號榮將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恐克定恐讒愬生焉請假勁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勝乃請於榮以天光爲衛將軍左都督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敗曹操於赤壁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瑜親跨馬戰陣仁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又呂蒙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智以相資

唐書韓思忠敗律當誅王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不已制且其人忠勇可惜不宜獨誅詣闕爭得釋賜劉彥佐詔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見孔帖

李廣不侯

王平進位

史記大將軍衛青凡七出擊匈奴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爲裨將者曰李廣獨不侯王平拜牙門將裨將軍屬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持魏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平徐徐收合諸營而還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號建策侯

後漢書寇恂上谷昌平人也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

又吳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使護諸將

分守支郡

吳志孫權始爲裨將未知名劉子羽獨奇之言於張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李綱上疏有曰守備之宜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將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全以裨將之權以功拜刺史杜希全以裨將成見武備志武功部

積勞至節度

晉書郭子儀積功

勞至朔方節度使爲裨將以力戰有功

將 曹彬爲牙將事史記項籍字羽楚懷王名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也非常流也 王懿隱上將 陸遜代右督秦使王懿攻趙起爲上將軍而懿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詳敗戰二吳志呂蒙稱疾詣建業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 耿況得自置後漢書耿弇父上谷太守況使弇傳薊中亂光武南馳弇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及漁陽兵合軍而南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將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宋史郭達善用裨將進偏將之名 郭達稱善用 後漢書耿弇傳薊中亂光武南馳弇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及漁陽兵合軍而南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將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宋史郭達善用裨將進偏將之名 下將同上將之服皆盡其技

王周事唐莊宗明宗項羽爲次將拜刺史並見孔帖

魏志曹操授徐晃兵使擊袁紹軍於延津破顏良拔白馬進至文醜拜偏將軍 唐書李勣從破竇建德俘王世充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 使將十萬衆臨越 僞將數千人降賊 史記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生曰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李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見武備志

偏將三

左右軍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以大校當裨將 史記驃騎將軍霍去病將五萬騎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 後拒 見文學部簡一

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偏將故黃帝占參應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

事肅王命贊皇一品集李丕克攻討副使制曰晉謀元事而肅王命也

帥則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戒

命將爲設參佐劉敞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

出奇非皆關白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若提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

威名將一

憂得臣　喜劇孟

左傳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艾也

周亞夫爲大將得劇孟喜曰若一敵國也

漢書

頗牧之名　飛羽之稱

廉頗李牧

蜀志張飛雄壯威猛亞關羽魏之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羽萬人敵

所居國重　所向敵

北史周蔡祐授志所居國重吾所向敵率軍援之與齊

彊秦不敢加

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舉北避平東將軍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時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

兵鮮畏不敢近塞

後漢鄧訓遷烏桓太守鮮卑不敢南近塞人也

王敦不敢窺非　羌人相謂無反

晉周訪有平河洛志善撫納士心終訪之世不敢爲非

浦克國擊羌羌人相謂曰汝

無及天子遣趙將軍年八九十善于用兵

坐郤都爲雁門守匈奴不近雁門爲偶人似都令騎射此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于坐莫能中之見憚如此

國不以爲雄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則晉不如一賢也　魯以季友治

亂楚以子玉重輕

魏以無忌折衝　項以范增存亡　並何武書忠臣社稷之衛云云

晉震百蠻　定西域　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史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以來征伐方外之漢元以後漢書班超爲軍司馬使西域建初中乃以超爲都護于是西之將未嘗有也後拜將兵長史威震西域永元初中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

如虓虎　號卧虎　欧武如虓虎注云闞奮怒貌虓虎之自怒也進欧虎臣闞如後魏李崇沉涤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職官分紀許褚從魏主操討馬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操素聞其勇疑從騎是乃問操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　白馬下詳將帥二

長史　黃騮少年　後漢書公孫瓚拜降虜校尉常與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

見古事苑　雷霆比怒　草木知名　北史長孫晟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

王引晟同飲有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

狂魄　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欃槍出戰每積銳列檣矢石交下諸將恇懼莫前遇春單身

敵聞破膽

陵蹈其間敵人聞遁識聲莫犯懼威自譁後漢書公孫瓚
春名咸狂魄降北拜降虜校尉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輒望塵奔
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莫敢抗犯王式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
矣相率抗黃頭軍式翌日盡捕斬之見孔帖名重敵中賊拜城上之
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彥章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如風雨晉人望其
賊將徐庭光守長春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庭光聞之懼不下乃挺身至
城下見庭光庭光拜城上立孔帖世說畫
威拜城上立孔帖　悚之斷瘧圖以禳鬼石虔從
征枋頭車騎沖沒左右莫能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否石虔聞氣甚奮策馬
于萬衆中救沖還三軍歎服河朔之多愈因斷瘧焉晉史宋檀
朔有患瘧者道濟遷征南大將軍元嘉中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名大震
與魏三十餘戰雄名與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　雄邊威隣唐書鳳翔將
原將郝玼各以各雄邊上吐番嘗謂漢使曰唐既與吐番和好何忘語也問
問曰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遣野詩良輔爲隴州刺史畏憚如此田弘正數上表固請留
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爲朕長城
又安用辭　農皆輟耕待命　曹議徙都避銳史記淮
見孔帖　陰侯傳
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罰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振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
以避其銳　鄰國聞死賜赦　金人聞死相賀北史齊斛律
幡憚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內宋史岳飛傳洪皓在金
國中輒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
聞其死酒相賀　突厥下馬羅拜　吐番來使願識唐書薛
事見象州會赦還拜瓜洲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
州都督率兵擊突厥曰薛仁貴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遁去又唐曉
脫兜鍪見之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
字休璟聖曆中吐蕃來請和毓宴使者屢規休璟武后
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士卒其勇無此今願
武功部

識之后嘗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賞等身金　晉書陶侃

侃人迎王機爲刺史未發會杜弘據臨賀與溫邵劉沉俱謀反侃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先是廣州弘遣使爲降侃擊破之直至廣州弘遣使爲降侃擊破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邵燿而走追獲于始興唐書郝玭貞元中爲臨涇鎮將遷涇原行營節度使贊普常等駐身鑄金像令於國中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

横矛拒後敵無敢近　乘輿殿後魏不敢逼　蜀志張飛字翼德先

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遂得免南史韋叡都督衆軍進討合肥合肥平有詔班師去魏師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不敢逼全軍而還

威名將二

取温邵以一函紙得郝玭

增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時匈奴入

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于是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熊虎之將　吳志周瑜上疏曰劉

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

著翅人　後周書韓果字翼德先

世代北人從大將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曰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驍將　又梁武勅蕭續曰賀拔勝此間驍將汝宜愼之見大平御覽

高敖曹比項籍　北史史萬寶傳高昂字敖曹當百時人比之項籍

敦煌戍卒　北史史萬寶傳遣一萬歲配敦煌爲戍卒寶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突厥騎挑戰榮定擊突厥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領車騎將軍開皇末遇大斤山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至大斤山遇達頭衆萬歲配敦煌爲戍卒寶榮定擊突厥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突厥達頭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

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護兒封滎國公第六子來整字

虎賁郎將羣盜蟬聯　北史來護兒傳護兒從子整爲虎賁郎將羣盜蟬聯之作歌曰長白

山頭百戰場十五把長槍不畏宮
軍萬千衆只畏榮公第六郎見萬花谷　來嚼鐵唐書
爲潁川太守賊來攻填射賊皆
弦而仆賊拜城下目　應　莫敢仰視唐書李
師訓整軍中指顧　光弼治
諸將不敢仰視　王鐵鎗五代史梁王彦章驍勇有
如飛他人莫能舉　力持鐵鎗騎而馳突奮疾
也軍中號王鐵鎗　又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
際周陽五者爲刺史　契丹不敢南
令軍中曰能生得周　宋史賀惟忠爲易
牧北邊故十餘年間　契丹不敢南牧　狄天使職官分
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
十五陣西戎及岩下以及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見
萬花谷　敢言姓名者罪不赦宋史劉錡傳金主亮之南
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
姓名具答如響至錡　夏
人輒怖兒啼又劉錡高宗初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
屢勝夏人兒啼聞錡怖之曰劉都護來

弟亞於兄宋史吳璘弟也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爲方
面之重威名亞於玠　金兵聞皆辟易又魏勝傳金兵過關勝登
固守勿出戰金兵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
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
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
回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

儒學將一

敦詩說禮　雅歌投壺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
被虜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吸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御戎佐之　後漢書祭遵少
好經書建武初拜征虜將軍博士范升曰遵爲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
豆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
者乎　手不釋卷身不跨馬吳志魯肅在軍陣手不釋
卷　晉書杜預字元凱拜

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幹初在東觀校書續漢記後遷平北中郎將持節護烏桓連戰皆捷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卿今當涂掌事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求賦餘韻　悦詩末章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旆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欣美不已朝賢驚嗟竟日

周文帝宴羣臣賦詩高琳詩未章云寄言賓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

妖氛帝悦　賈復敦儒術　張邠愛儒士

後漢書賈復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竝對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張邠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經明行脩詔爲博士

内修文德良資羽翼之才　外拓遐方必藉爪牙之器　以上白帖

葛巾毛扇　緩帶輕裘　世語云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

治軍渭濱赴日交戰宣王戒服治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晉書羊祜博學能屬文泰始初爲尚書右僕射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士雖居軍中常儒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

禮法自制　晉書陶

好事于緒萬端閑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唐書李　敬賢大夫如

魏元忠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韓克鏞將家性飾儉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見孔帖

通左氏春秋　讀班

固漢書唐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僚屬講論終日見孔帖唐書李光弼傳贊光弼毅然有古良將風聽學士讀史號

儒者知兵北史韋孝寬傳孝寬為行軍元帥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目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唐書唐休璟少孤授易于馬嘉運傳休璟以儒者號知兵書

生破銳卒儒者奠京師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唐書鄭畋為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畋西面行營都統中和初賊將王播率衆來攻畋設伏以待賊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伏發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巢大懼帝聞捷曰朕知畋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儒學將二

原悉通孝經

漢書儒林傳序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坐帷講論

後漢書張奐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將帥三

隱几讀書

孔融為北海相表譚政之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言笑自若

被服必於儒者

韓史韋叡雅有聲世之將兵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麈進止

楯上磨墨作檄

魏書陳永字伯氣幹東破許梁荀濟曰夫當于楯上磨墨作檄

下馬作露布

魏書陳永字伯氣幹發憤讀書涉獵經史有才筆策拜安遠將軍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陳脩期耳

製詩如上馬入陣

隋書周羅睺執筆製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範在人後見太平御覽

武夫奪氣

柳公綽為荊州韓退之與書云屬閣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章句之叢率先天下武夫關武功部

其口而奪之氣見萬花谷　頗牧在禁中唐書畢誠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近在吾禁署中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　知古今宋史尹洙爲經略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曹翰能詩玉壺清話曹翰魏人能詩太宗語曰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哨壁定應先勒大名曹朕每愛之　愧功出儒者宋史趙普薦兵三十年今日大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賊軍允文至京口渴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乃出于儒者我輩愧死矣江陰十年書則披甲乘障夜則枕干警備暇延章縫論書史太祖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

軍師

增　西伯載與俱歸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西伯果遇太公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　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輜車中坐爲計謀大破魏軍　又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大破魏軍　有孔明猶魚有水蜀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羣臣或以爲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　孫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權即遣周瑜等隨亮請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　謀謨帷幄魏志荀攸字公達曹公素聞攸名與語謂荀攸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曹公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莫知其所言　杖節立軍門晉書魏胡遵特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每令司馬懿持節立軍門乃止　武功部

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立軍門乃止

軍師

令諸將盡拜　名山藏劉基字伯溫時太祖稱吳公

聞基言人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基曰請賜臣劒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吳公於是賜基劒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是以有龍江之捷

軍旅一

增書脩征曰脩侯命掌六師　周禮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曰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賈疏云小司徒大司徒以掌六鄉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五家爲比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爲比在軍爲伍在鄉五比爲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也在鄉四閭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旅爲卒卒百人也在鄉五族爲黨黨五百家也在軍五卒爲旅旅五百人也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在軍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也又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

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居則同樂出則同佚和親協輯以成其俗因其土宜以教其材簡其車馬以任其力事其鬼神以制其祀順其時令以從其事上下和睦而不相怨也

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益康曰古者二十而後役之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戰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原　又刑法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注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馬端臨通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遺　唐書兵志曰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

以此也　又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析關中爲十二道三年更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畊戰以車騎府統之　經濟類編

曰唐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亡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宋史兵志曰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

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番兵其法起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制洪武十三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不隸五府

軍旅二

師貞　師成易師貞丈人吉无咎傳師師或以出

制命　死義傳師在制命由已制也　孝悌修軍旅衆以義死之而不可犯也

飾怒　思險禮記軍旅王之所以飾怒也　又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思度已之所能否也

聚橐　鼓鼜以橐注橐囊也軍旅懸壺以序聚橐注懸壺爲漏以次更序聚橐備守夜戒守司馬法昏鼓四鼜夜鼜注鼜軍旅夜鼓也　周禮宗伯以軍旅同邦國凡軍旅懸壺以序聚橐注懸壺爲漏以次更序聚橐備守夜戒守司馬法昏鼓四鼜夜鼜注鼜軍旅夜鼓也

禁以糾邦國　同邦國糾邦國　周禮大司馬制軍詰又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二璋起　七校脩

周禮牙璋中璋以起軍旅牙璋有文飾也若今之牙符　漢刑法志武帝內脩七校外攘四夷中璋以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鉏

以嚴終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兵事以嚴終不常置也

未之學　不可廢　孔子

出以律　否臧凶　兵事以嚴終之學也

五

匪遊匪紹　不對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不可廢　孔子

土不分　詩常武名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匪遊匪紹徐方繹騷箋云軍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遊遨遊也　穀梁傳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武功部

傳天子賜七萃之士注云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爲爪牙

爪士　唐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又云予王之爪牙又云予王之爪士

牙兵　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唐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輩隊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見經濟類編

貝胄　緹衣　後漢書光武十八將贊魯須公徙二萬貝胄朱綅張衡西京賦列卒清赫怒緹衣韡韐睢盱跋扈又緹騎見騎類

奮擊　飲飛　通考蘇秦說魏襄王曰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卒十餘萬此其過越王勾踐遠矣疾若飛故號飲飛漢書注

死士　健兒　史記李將軍傳曰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士也

勇敢　伉健　漢書李陵傳曰陵以備寇鄣國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及殺帥自擅者自廢以來名募以爲亂至今不定復之爲使有能以外叛內侮及長征健兒而祿山得以

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材力之士七萃聚爲爪牙

射聲　奔命　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注服虔

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

漢昭帝紀始元元年夏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注應劭曰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禁兵　親軍　後漢書永平元年詔曰故須禁兵從平天下侍中衛尉關內侯陰興典衛兵

續通考明兵制按在京上二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名親軍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錦衣至虎賁爲上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營及明皇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羽林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

龍武　神威　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羽林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

帝太和二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者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從李廣利圍宛按適與謫通見山堂肆考唐書李憲宗討吳元濟以憲爲隋唐節度使李佑賊健將也憲械而送之朝詔釋以還憲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銳士

故委佑統之由是始定襲際之謀

射聲　奔命　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注服虔

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

漢昭帝紀始元元年夏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注應劭曰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禁兵　親軍　後漢書永平元年詔曰故須禁兵從平天下侍中衛尉關內侯陰興典衛兵

續通考明兵制按在京上二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名親軍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武賁爲上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羽林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

龍武　神威　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羽林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

改殿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

飛星 流電 唐李德裕傳太和三年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踰年徙劒南西川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流電連聲突騎總十一軍

鴉兒 雁子 萬花谷黃巢黃頭也與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鬬五代梁朱瑾募兵黥雙雁於頰號雁子軍

鐵林 雲翼 宋史兵志太平興國二年改鐵騎曰龍衛騎曰雄猛一曰控海凌三景祐以後增置龍衛虎翼捷曰神衛龍騎曰雲翼宋兵志太平興國二十三分左右廂捷曰龍衛控鶴曰天武虎翼捷曰神衛龍騎曰雲翼舊指揮三十頃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党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見武備志

波 宋兵志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軍建炎四年置百五十人 又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帥府置水兵招善於舟楫者克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

執羈 負羽 文選執羈勒以從軍也 負重

羽從軍者負之於背而被羽先登被猶負也

節下 行間 肆考大將持節以專殺故稱節下猶言麾下戲行閒謂行伍之閒也

節下也又曰引彊彊弩也並見肆考

引彊負重即負米唐郭子儀中負米科蓋翹關負米科名

儀制 禘文 詳論兵工之義詳論制禘文之節

都君子 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

惡少年 左傳楚左司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勇百人謂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一當百 十制一 通考蘇秦說韓宣惠王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通考漢元帝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矣唐兵制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曰文皇帝營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上寤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注云宿久留也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領兵騎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軍而涼師南北軍如故通考晉武帝太康元年詔悉去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帝不聽永寧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下詳軍旅一

去州兵　置府兵　聚廣武　立黎陽　漢韓安國

父子軍　子弟軍　唐兵志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後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　柳氏家學錄韓滉之於兩浙置子弟軍大州一千小州八百強者習弓弩弱者習排槍緩則修農急則爲兵

置神武　籍義勇　唐兵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　宋鄉兵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十之七爲義勇義勇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事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罷還農　免爲民　萬花谷唐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　宋水紀聞皇祐二年五十以上若不保捷軍及格者皆免爲民

斥虛名　減冗食　孔帖韓克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　續通考弘治十八年主事李夢陽上疏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少康一旅　若敖六卒　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又晉侵入曹執曹伯楚子入居於申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雅束廣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家起一人　戎分二　左傳楚廣上詳軍旅一國人而訓之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云二廣君之親兵司卒二十五人爲兩兩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

舊編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卒有五章　更有三品　尉綠子曰經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一行亡章者有誅前一次三行置章於首次四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卒見非其卒無非其卒見非而莫詰見之而不禁其罪亦如下見戍卒類　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國語越子大戒師伐吳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爲中軍　其士八百人　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甲三百被練三千注云組甲謂被練袍者　漆甲成組文被練謂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控弦百萬　左傳曹元謨所畜　百以雜毛系檄　後漢書袁紹傳被以檄文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應劭曰以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　虎士八百　君子六千　周禮虎賁氏下士八百人中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賁氏下士二人中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

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翁若林木之盛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傳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名陵欲使爲貳師將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輒得自當一隊後漢書吳漢傳漢薨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云輕車兵車也

奇材劍客　輕車介士　漢書李陵

淮南子曰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蜂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行軍須知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籍豺犬之兵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

卒若虎牙　兵如鳥翼

內外相維　南北相制

性理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唐兵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徼巡李揆曰漢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文武區列以相察同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防微杜漸　居重馭輕

通考漢興踵秦而置郡國易氏曰以漢史考之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幹強支弱　尾大中乾

下見軍旅四

鳧藻之師　熊羆之卒

下見軍旅四

齊勠衆矩　境滔天肆

段文昌平淮西碑元和元年

同心爲強　雖勞不怨

柳宗元逸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詩王卒嶷嶷熊羆是式衛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我旅非登壇必究吳漢曰今兵雖自思奮礪勇韜力衛非古然兵受廩給不明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富

脫慈母　立嚴師　起行陣　列侯王

蘇洵曰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縱之以法恐因以生亂以用濟之將至之日張用之長者臨之悍而代之以陽之長者養之以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見登壇必究唐兵志安祿山反犯京師

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無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

將府伍散田畝三十爲兵十年除籍杜牧原十六衛練軍實策論下見蘇軾

軍旅三

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千人疏云虎賁若虎之奔走逐獸言其猛也

同袍同裳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注云秦俗強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相謂此曰伍二伍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

部曲管子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伍中行穆子曰吾軍禮六十不以戎服

老不戎服禮

彊禦師彊禦卒乘競勸

將

歸朝卒還邑春秋傳胡安國曰若有侵伐諸帥以出事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器不相繫也

帶甲百萬史記張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百金之士廉頗傳百金之士五萬人慤勅習戰

期門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張投石拔距甘延壽傳善超乘越騎張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虎旅張衡西京賦虎旅陳兵飛羽如雨

娘子軍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迎南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唐兵志古者兵將自軍旅

府兵寓之於農法起于井田自

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即其地爲神策軍以成如琴爲軍使山河子弟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川谷曠深人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柵元膺募爲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蛇矛犀渠之士獨孤及祭盡文土著唐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自張說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向使府兵之法長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之福社稷之福烏合之衆隋文帝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十萬集詔諸道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見登壇必究衛兵皆長安高貲黃巢傳帝駕出令發章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廩賜後服怒馬以誇耀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衰哭陰出資僱販區病坊以備行陣

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佩劒而樵宋史兵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帶弓而鋤佩劒而樵私立賞罰嚴于官府遇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上下相維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糧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所以無兵變也見登鐵浮圖宋史劉錡傳元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爲錡軍所敗屬橐鞬也夫蜀橐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兵調本鎮爲本兵壯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黠民壯爲客兵續通考明邊兵有三等在本鎮自他鎮爲我國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

十兵勾補丘文莊曰我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武功部

神策軍又曰初哥舒翰破土蕃于洮西之磨環川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川谷曠深人皆

練卒陸贄奏議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

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見登壇必究

軍旅四

【增】【序】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尸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增】【論】唐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畊稼

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驅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至於開元末愚懦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虧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增策宋蘇軾練軍實策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今天下募兵至多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

古凡民之爲兵者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十年而代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襍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增 疏明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天下承平兵務漸弛于謙乃於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謂團營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選擇成化三年

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嗣後士卒之殷實者其名徒存貧難者其形徒在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正德年間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邊軍征之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剥削之害嚴役占之條所以壯國家元氣者庶其在此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文武相須

武功部四　武　文武講武　田獵

武一

增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爲武　詳論兵

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原又曰晉師救鄭及河問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

爲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 司馬法曰在軍廣以武

武二

原 止戈 畬銊上詳武畬黃銊之威 常武 善經詩序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立武事下詳武一 遏亂 威夷以遏亂畧以威四夷以靖四國

聖武 神武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下詳武一 可畏 無忘武可畏也 無忘武功 桓桓 赳赳詩赳桓武貌赳夫 車不式 敵不違武車不式不違敵違辟也

禁暴戢兵 兼弱攻昧武王一詳 弧矢宣威 干戈戡難黃帝武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湯始伐夏而有慙德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善 增 定王國 寧四海詩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段文昌平淮西碑銘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霆爲令霜雪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 聽鐘則思 拂劒而起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李白贈何判官詩羞作齊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劒起沙漠收奇勳 武幹絕衆 材武間出唐書王世充自爲大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楞于府外其一

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
兵有挽彊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宁內阜安材武
間出孤矢之妙近代罕有
武三

晉利武人之貞易巽進退利
貞　如震如怒詩王奮厥武
師武臣力左傳鼜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星占天鉞晉書天文志天槍三星一曰天鉞
起於武后之時唐巽
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　武舉
訓武舉
之士

文武相須一

史記孔子世家曰齊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
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漢書刑法志曰漢高
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
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
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
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
未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李絳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
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
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　唐書儒學傳序

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　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略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　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陣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堯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苟專以能戰鬪曉方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文武相須二

原 文德　武功　立武　脩文　時惟理亂　道有弛張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弓喻也　將欲登三　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增 乃武乃文　允文允武　虞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魯頌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揆文奮武　附衆威敵　禹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晏嬰薦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令文齊武　內

修外治　孫子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大聖兼該　百王不易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孰學之冉有曰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一貫詳文武之詳也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武豈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柔兼裕　仁智竝施　吳子夫總文武者兵之事宋史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一代豈多見哉　憲萬邦

仁智竝施如宋岳飛者

授二職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裴行儉破都支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原弘

其用乃殊致　臻其極則同歸　救弊宜去煩文　慮威豈在耀武　原伯廢學而見非　向戌弭兵而致誚

威加海內武足威也　化成天下文在茲乎　奉天

威以伐叛爰舉干戈　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　天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　竝　海內未載宜崇七德之功　白

帖

文武相須三

晉長久之術　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　賈生曰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晉書載記劉淵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也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制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序序之美惜哉

文武兼資　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德以勇敢見知為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天下之柄有二武功部

唐書魏元忠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攝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

公卿即爲將帥

宋史陸九齡調桂陽軍教授改國朝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

勿令偏有所重

又余玠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合世胄之彦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爲麤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人斤焉會伍願陛下視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講武一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待而習之凡師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注茇讀如茇舍草止之也撰讀曰算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注凡旗鼓有軍旅者畫異物無

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時空辟實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撰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撾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一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哨籍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駕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貔貅當新始殺食曰貔貅 唐書禮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

樂志曰中冬講武於都外前期兵部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立五表又別壇地於北廂南向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壇建旗爲和門如方色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者爲後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皇帝乘輦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行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仗外四周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三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聽大將擅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東

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黄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陳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舉黄旗爲圜陳以應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既已兩軍俱爲直陳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

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
振旅　宋實錄曰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先是詔有
司擇地於東武村爲廣場憑高築臺臺上設幄建行宮
於西北隅是日殿前司侍衛司馬步諸軍自夜三鼓分
出諸門詰旦上按轡頓於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
向步騎交屬綿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
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幄名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
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
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
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

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
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之上曰
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原　教振旅　教茇舍　教治兵　教大閱　撰車徒
辯旗物　司馬振鐸　以上並詳　起事動
衆　脩教明諭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公羊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銜枚而進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繩結於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下詳講武　鳴鐃且却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

時講武 上詳講武一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一時冬也 北面搶 南郊戲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習五戎有司搶北面以搶之詳田獵一月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鬬場 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殿最水處則習樓船濱鄱鄱將萬騎行障塞 漢興蹕泰而置材官於鄱鄱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又刑法志 上林 西郊 漢書高帝紀十年注材官騎士習射也 林陳蕃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上疏諫曰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厚宗廟之饗誠宜蠲除以順天心 教敬 華林 驪山 後漢書明帝紀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雖行飲即同春蒐之義誠宜宿設帳殿開筵開鶴列之陣靡魚鬚之旗 唐會要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陣於長川之上詳永明六年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 便殿 近郊 宋史兵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證以弓弩射置弓三等百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玉海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近郊 作六師 閱八軍 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二月帝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可令見校試官摭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荊家陂 小雅鮮鴛有頒以作六師 已事賜銀絹有差 昆明池 琅琊城 上詳永明六年九月於琅琊城講武習水步軍見玉海 平樂觀 玉津園 後漢書何進傳靈帝中平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建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繞營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壇東北為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 宋建隆四年四月幸玉津園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課最 程能否 上詳都試注 宋史兵志熙寧六年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設帷宮　開帳殿　計華林洋

射賦序選朱汗之馬轂黃金之埒下見梁獻大閱賦

較金埒　遵蘭防　庾信華林園馬

宗紹服之初一意戒事恐有邊警備振天威每朝罷即于便殿或在後苑親閱禁卒取其伉健者隸親軍

振天威　播神武　宋實錄太

王家屏大閱詩神武遠播寰宇寧

試寢宮　教美人　呂氏春秋闔閭試其民于五湖

劍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賞罰克實也下詳

訓民槩暴　上詳講武一

吳宮教美人戰詩

斬牲狗陳　鑑前編周桓王十

有五年秋八月魯大閱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槩暴其備豫也

車騶

徒趨　步退騎進　上詳講武一月講武

講武并州城北一鼓而擂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兩右爲曲直圍銳之陳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　晉紀武帝泰始九年臨宣武觀大閱諸軍

宋史兵志建隆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騎兵爲驍雄步軍爲雄武竝隸侍衛司

盤馬擬擊　上詳講武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親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命強者兩兩相射取其不裹以壇罰者

裹鏃相射　文獻通考宋建隆三年

射鵰截柳　賞春

罰秋　通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鵰盤截柳枝玉海陸戩百重彤廷如砥扛鼎翹關之雄纓鳴劒之銳竝効其能賞春洛鵰穿楊之技彰秋風動營壘之方略

授頒牧　進韓彭之旗鼓　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頒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彼上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何進駐華蓋　晉書太康初帝下山濤乘步輦從上詳平樂觀注

乘步輦從　原教進退疾徐之節　謝承與步子山書但一取之方而易詩禮樂春秋更不開陳

講攻戰進取之方　上詳講武

耳目習鐘　晉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懾見蘇軾教戰守策

講武三

增角抵相奏漢書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奏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設于盛樂中矣　公卿相儀晉禮志魏延康元年立秋閱兵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執金鼓之節　藩使咸在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順天時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懲兇武事斯重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牧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殿前教射唐太宗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汝戰鬬于是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　思患預防續文獻通考夏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平樂觀之講唐有驪山之講宋有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思

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講武四

原詩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鬬場置陳橫雲起開營雁翼張落星齐驥驟浮雲上驌驦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已斷行

增齊王融從武帝琅琊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霞文翠旃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陰鬱摧愴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埽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桃墠七德陳武縣展事昌

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閱典出車迨辰選飾徒映寒
隰翻綏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
朱光浮楚練虹鑿寫飛文爨阿藻餘絢發震岳靈從揚
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鳳蓋捲洪河珠旗
埽一作拂　長汗方待翠華舉遠適瑤池宴　唐李嶠和杜
員外扈從教閱詩曰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薄狩三
農隙大閱五戎場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
轉分明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劒動秋霜原啟前禽路
山縈後騎行雲區隧日羽星苑磬天狼禮振軍容肅威
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顏粲吳宮教
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顏承將略金
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聲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
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靜
邊隅　又葉季長詩曰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
嬌娥伎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擐甲汗妝紅鼓停行
未正刑舉令纔崇自可威鄰國何勞逞戰功　宋韓維
講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藻豁厚地六合普
未一教戰出精銳至尊降黃屋慘淡乘金氣凌波飛百
艘撇烈若鷁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
其止甚陰閉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

閱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髯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劒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雁翼布陣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賈勇盡如羆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賦 唐李銑孫武試教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利德之竝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轡外多勍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聞女子之難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名內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其令已申肅肅其氣益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圜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李皆如貔虎可以服楚越

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覩豈獨揣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備論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
復用跡其事惑焉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
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
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備策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
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
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
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

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
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
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
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
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
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
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
霜露而卹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
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
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

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

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增爾雅曰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除害稼秋獵爲獮順殺也冬獵爲狩得獸取無所擇之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爐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

初學記曰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康成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諸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禽獸之來者爲順故所失者前去者逆又曰田獲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萊除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旌以屬禽屬禽猶致也而珥焉因田習兵闕其車徒之數又師甸致禽於虞大田之禮以簡衆也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鱻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鱻鱻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又曰僕掌馭田路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月令曰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撢扑即夏楚二物北面撢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

庖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止佐車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于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獻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晉書天文志曰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　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中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三者

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腭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

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克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爲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寖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殖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之苦於秋冬無事則畋獵閑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

田獵二

原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淮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旝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燧取火者　武功部

原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

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驚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

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增　史記平準書曰元朔中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晉書曰羊祜為平南將軍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北史曰賀若弼平陳後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臘帝曰臘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巡狩

於鳴犢泉之野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曆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麅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還次近郊免所過民田租稅一年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獵于忽剌溫渾山時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曰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

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秋木叢鬱易以迷失楚田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牙爪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為出入之馳道帝嘉納之　又曰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

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上詳田獵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孰能爲乃令解其三面留其一面　以四時　獲三品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田前期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下詳田獵一　執晉鼓　植虞旗　上詳講武一下詳田獵一　田渭陽

獵漆澤　亦詳田獵二　發小豝　殪大兕　詩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獲三狐　從兩狼　易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詩抑我謂我藏今攻猛獸　奉辰牡　周禮翟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爲媒而射之　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注云辰時也　告介麋　獲麑免　傳逢人告曰逢澤有介麋詩曜曜麑免遇大獲之

麚黃涔　倚紫陌　應場校獵賦乃命有司巡士周尋二涔王弢獵賦濟漳浦而並征樹重圍於西阯列騶騎乎東坰　山虞　澤虞　獸臣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注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　雙虞　四校　上詳麚黃涔注司馬相如上林賦　雙川　九井　上見魏文帝校獵賦何法盛晉中興書桓第二子也植沖嘗與其登九井山獵石秀　徒甚威　魏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盼嘯詠而已　樂野　金郊　越絕書樂野越之七獵處也大樂旣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即鹿　從禽　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下無逸飛下無遺走　獻禽　獻獸　傳以歲之非時獻禽獸於郊遂頒禽注饋也　周禮若大田則帥有司饋鮮獸以饋四方之神于郊頒謂以于羣臣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下詳田獵一　獻禽　饋

私縱　獻豜　詩言私其縱獻豜于公縣貆今周禮有司表絡注云立表而絡祭

給鮮　計鮮　傳獸人數人無乃不給于鮮論最考功

斷爭　周禮太宰八曰斷其爭禽之訟

譬如　捕鹿　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弋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豺未祭獸置網不通于野鷹隼未發短弋不施于谷

絡遂　縣貆　春畋夜獵以畋以漁不狩不獵上詳田獵一下詳田獵二

注　言發五豝　竝驅兩牡　詩御慣則獲　射中則得　在傳譬如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歷覆是懼射而中曰不得禽則得禽而賤射不中則不得禽貴任義而賤勇也　宗祧之事

祭祀之禮　傳楚子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田獵得禽獸以供祭祀　及時

之畋　中禮之殺　駕七騶　張兩甄上詳田獵一下詳田獵二

設重帟　建大麾　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注重帟謂兩重之帝又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

會東都　集南圃　車攻詩注宣王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羽獵賦見張衡羽獵賦

不覆巢　不涸澤　上詳田獵一玉海不射宿不涸澤

踐蘭塘　奢雲夢　侈孟諸　揚雄馳千駟四田獵二下詳

射熊館　鳴犢泉　上見揚雄長楊賦序

長楊賦　慶曆圖　漢揚雄長楊賦宋慶曆

掩月兔　下星狼　上見劉孝威行行且

遊獵詩　下見唐明皇校獵義成逢雪詩

六年二月朔左屯衛將軍趙振上慶曆校獵圖

校九嶻上見揚雄羽獵賦　唐實錄　入旌門　燕幄殿唐蘇世長從獵九嶻門校獵渭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從禽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　宋仁宗慶曆五年十月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燕解殿　賜錦袍披翠裘宋建隆二年十都校錦袍見玉海　虞集寄海南故將軍詩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林舟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格獸收禽司馬相如子虛賦其下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豽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下見班固西都賦　射鵰呼鹿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永相屬文獻通考遼穆　助我舉柴與民同樂詩既同助我舉柴既伐予矣調射夫下見孟子　艾草爲防出表不逐詩束有甫草注疏云田百夫下詳田獵一　非拍不往　非時弗獵上見孟子　宋端拱元年十月詔曰洛汭之歌上林之諷明鑒不遠朕惟好生之德解網之仁令後非時更不於近甸遊上見班固西都賦　川見頻罔畋獲非熊賦下　張華遊獵詩下見李白大獵賦　平不肆險　割鮮染輪　飛毛灑雪上見司馬相如子虛賦下見李白　樂不至荒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白居易續虞人箴　簡力校武　訓儉昭仁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張衡東京賦　草淺獸肥　氣豪馬健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大蒐于昆明池帝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韓琦答孫太博後園寖射詩下見　義成逢雲　渭川獻

詩唐魏知古傳先天二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詩並見

田獵五

飛鷹走犬流情蕩志柳澤上書曰今貴臧飛鷹走犬盤遊斁澤陛下誕降謀訓觀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憲宗數出遊獵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遊晛態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馳馳傷氣迹孔帖

滿好禮兼邵王府司馬農興曰王出獵家奴遮道諫干初不許乃卧馬下請曰

草間拒之羅列好禮遮今農在田干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干罷

晛獵數踐民田澤乃潛當馬而諫莊宗為之止

農興臥馬下諫焉稼成伏

之見苑中之獵畏韓休之聞上見白居易續虞人箴韓休哨鈔時政得失

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見孔帖

田獵四

增盤於遊田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准正之供注以衆國所取法則當正道供待之故

聽師田以簡稽周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云簡閱也稽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簡也與追胥

原竭作又小司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為羨惟田

增厲禁守之

今苑

原大獸公之見田也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

原安野晏

饗如細兩

舞

獸無乃

不可乎

魯相暴坐苑外史記田叔為魯相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

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遊

晉貙膢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北獵伏儼曰

腰音劉熙也蘇林曰王者亦以此日出獵

先使視獸 又韓嫣傳中大子車

十百騎 馳視獸

麋 長洲苑

如雲 魏文帝詩申車橋津重置施密網罕羅飄如雲

八音 魏志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帝竟行中道頓息問行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理隆治致化勗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性雨而不以時除因奏曄後諫不忠

韋衣入山 澤王隱晉書魏舒性好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其二兒俱行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獲見齊莊時年十八歲庾謂曰君兒亦復來邪應聲答曰公不知忽于獵場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邁梁騶之所著 任之羣下 唐政要虞世南諫獵曰頻息獵長戰袒裼徒搏任之羣下

公私 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劉仁軌諫曰今茲潤澤霑足百穀機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緒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句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墾書褒納

獵罷乃咨天下事

又燕崇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新豐客名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名見帝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大下事滾不知倦

獲各入其人

又兵志每歲季冬斬衝部尉率五位相距百步每校爲左右校進逐至右校立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從獵洛陽

苑帝射四矢輒嬉四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林一豕躍及嗇夫撥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擲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

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農

人業射獵

又呂元膺傳鄧虢川谷深曠人業射獵而不務農

飛鳥皆識又張自方好馳獵後居東都七獵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

臘

辰從獵

玉海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西郊行次近甸命近臣飲謂諭學士宋白等曰河洛賦臘辰從獵詩至行宮以詩獻

禁鷹犬之獻

文獻通考宋端拱元年十月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夏不得縱火于郊

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又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獵于不得縱火于郊

麛失母不射

秋山遇麛失其母惘之不射

萬有一危之途

馬相南苑

又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校獵南苑如諫獵書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今闢四門繚以周垣徧鹿雉兔甚多海户千餘守視自永樂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

增

詩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泛幽泉元雲暗淒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煙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窺歸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勸曜靈俄移晷結置彌藪澤罿聲振四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

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旨珍羞
墜歸雲纖脊出涤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榮辱渾
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爲我
誡檢跡投清軌 原 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
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共獵黃山圍嚴冬桑
柘慘寒霜馬騎肥鏑盧隨兔起高鷹接雉 一作按翟 飛獨嗟
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增 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
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騎楚客名狩誇胡王罕
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俠飛具矰繳材官命蹶張高罝
掩月兔勁矢射天狼瞻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勾

陳轉風清鐃吹颺歸來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原 陳張
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
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騰麏麚馬足飢烏落箭鋒
雲根飛燒火烏道絶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一作戎
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
因農暇閱武出轘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
氣白平原燒火紅駟戈夏服箭羽駿綠沈弓怖獸潛幽
谿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謂除民瘼
非是悅林叢 增 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
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

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
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聲出連山縞鹿見月兔落高翔
星狼下急箭既欣盈尺兆復憶礌谿便歲豐將遇賢俱
荷皇天眷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
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絃筋骨勁帝射
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貔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鈞
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
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乘閑弄
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前逐雲鴻落鷹隨月兔

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
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
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
中臂挂捎荊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晚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
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
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徭獵
西山詩曰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囂林紅葉盡變原黑
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旋犬上

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蹋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消箭頭餘鵲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譙

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邵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笳隨曉吹陵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奇功杜牧贈獵騎詩曰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曰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撥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予又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趨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者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置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

雉兔肩分麌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宮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圖詩曰日邊雲氣五色文虬騑天子眞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清路塵太平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捄后佐興王不數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蹕回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嬪大業錦繡

五家爭踄蹶可憐風雪驪山宮正與眞妃同射獵

原賦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罕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里楚王乃駕駟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

明月之珠旂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參乘孅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轢騄駬驗乘遺風射遊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掖絕乎心緊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鄭女曼姬蜚襳垂髾扶輿倚靡錯翡翠之蔵繸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駭騑乃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鴛鷟微繒出纖繳施雙鵠下元鶴加怠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旌桴張翠帷建羽蓋網玳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流聲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肘割輪焠自以爲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且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蔕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何爲無以應哉　又卜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

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嵕巀嶭
南山峨峨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
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旂前皮軒後道游孫
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
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生貔豹
搏豺狼手熊羆足蹈羣羊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
赴險越谿厲水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
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徺驍遠去流離輕禽蹵履
狡獸追怪物出宇宙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然後揚

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元鶴亂昆
鷄遒孔鸞促鵾鵾鵜拂翳鳥捎鳳捷鵷雛掩焦明道盡
塗殫回車而還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
車之所蹵轢步騎之所蹂踏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
倦亂驚憚詘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掩平彌
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
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
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
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

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囿馳驅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罷車馬之用抚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揚雄羽獵賦 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沿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遊觀倦廳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林簿所營尚泰奢麗誇誕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之 曰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隣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爾乃虎落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營合圍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貢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鎮鄒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罼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遥遥與與前後要遮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宮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蹂蕙圃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

橫轡鞿森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
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稀跋犀犛蹶浮麋斮巨
狸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
之徒蹶松柏掌蔟藜玁蒙籠轔輕飛車騎雲會登降闇
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
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
車幽輖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各按行伍辟壘天
旋神扶雷擊逢之則破烏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婦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
窮嗥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流沇溶

溶遥噱乎絃中三軍芒然窮究閎與亶觀乎熊羆之拏
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蹴蹂警怖魂亡魄失觸輻
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
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
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採
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獵獺據黿鼉乘鉅鱗騎鯨魚浮彭
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
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脩唐典臣雅頌揖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隣是以旃裘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

廬山羣公常伯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觀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創道德之圃弘仁惠之虞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塗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

揚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

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梢巖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干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陽帥軍踤陸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廛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今朝廷純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意者以爲事閒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

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遥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處使農不輟耨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豈徒欲遥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翫衆庶盛於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後漢班固西都賦曰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刻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鄧鄧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霆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飲飛列刃攢鋋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砲砲紛紛翰繆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獲狹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赴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師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羆羣麗象羆超洞壑越峻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

祧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怠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洒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動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吐焰生風欽野獻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搢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獲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踧餘足士怒未洟先驅復路屬車校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圍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禦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鱗羅罭張翼舒軌塵掩迅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

有秘書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陳虎旅於飛廉正壘辟乎上蘭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韝韐睢盱跋扈光焰燭天庭闐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悛遽駿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轅不邀自遇飛罕掩翳流鏑擿撮矢不虛捨鋋不苟躍當足見踱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若夫遊鶵高翬絕阬踰阡鼮兔聯豲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遐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綠耒及其猛毅髮鬣隅目高眡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

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又西京賦曰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斂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栖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剪棘結置百里迄杜躆塞麀鹿麏麕駢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軨六駿駮弧旌枉矢虹旃霓旄華蓋承辰天罕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選載獫玁獑睢惟玩好迺

獲之儔朱鬢鬣髦植髮如竿袒裼手蹯蹂盤桓臭赤象圈巨狻搪狒猬猱狡措枳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收禽舉崎數課衆寡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徼徉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繒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鵁首鼛雲芝釣鮒鯉纚鰋鮀揾水豹馬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逞欲畋敔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羣動咸遂猶且脩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狥陣駢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鐲鐃之數物有攸施坐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兆野而作鎮戎士趫夫呈才逞武將攖廢以雄入顧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豐禁邁三驅而誇詡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罷駱騰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　又胡瑱賦曰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櫜寇而上下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

顓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嶷嶷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琱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遥泣傷弦之雁聞虚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鑣紛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蔟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曽崖觸障澨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躪封豨藉塵鹿捎飛鳶接鷲驚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分授甘煞飛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泝幽壑之花梁　又王粲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捎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震駭

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竝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連鑣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蹴蹈蒙籠涉獵寥廓鷹犬儵眒翬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麏麚麋剪旄塵帶文豝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迫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嵽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捕豼於菱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虡犀角烏殺翽獸麋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罿翡翠釣鰋鮪下高鵠出潛虯騰波沸湧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帝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酬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 又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既除草木節解鳥獸腊膚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鏑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朦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鞫雲警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轔轔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攝

烏號佩千將羽毛揚鼙雄戟耀鍔六軍袀服四騏龍驤
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罩罘頡結罠蹏連綱陷以九疑槩
以沅湘轀軒蓼擾轂騎燈燈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燼
浮煙載霞載陰葩攡雷碌崩巒陁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驀六駿追飛生殫鸞鵠射猱挺白雉落黑鴟零陵絶
嶠嶕聿越巖嶮封豨旋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
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
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
鋋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抏而爲創痏衝踣而斷筋骨
雖有石林之峗嵲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
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鵾鷄俯蹴豺貘
刳剔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萬笑
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紕中忘其所以睒
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
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
穴無貌貙豻蒼無麤麤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
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又夏侯湛獵兔賦曰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萬萬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翦蒼視毚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覓歷岡

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飇埽萬乘雷奔捎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搖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暾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乎蠻陌陋梁騶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祛夾東海而爲壑兮施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爲千

阜留罾挂於重林疎置結於通藪客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爻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噎之於窟中或紛紜赫以驚騖影跳踉而揚白擢輕足之茕孑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置不及幕爾乃鷹鵰翻以飄揚勁翼謖而下猟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　唐李白大獵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閒隙兮

羣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置罝罘翳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而田強古冶之鑄烏獲中黃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喑呼嗥嚾風旋雷往脫文豹之皮抵元熊之掌批狡手猱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虧號以鷙睨兮氣赫火而歊煙拳封猛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踣貙貙狻亡精而墜巔窮遁荒蕩林藪扼土狛噎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里掖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摽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厲武卒雖躪礫之已多猶拘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轔轔以陸離轂騎煌煌而奮發則有白貔飛駿窮奇貙貓牙若錯劒鬣如叢竿口吞叉鋋目極槍櫓碎琅弧攢玉弩射猛毚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阻色於旭

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泰清所恨穹昊之路絶而忽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思危防險誡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乃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凰與鸞鵷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西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瑤池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攡之以陰陽虞乎神明

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栰頓天網以掩之獵後賢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又裴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爲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

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詛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遠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逮乎大漢遊盤是資馳騁是躬崇苑囿而大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饜飫畋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罹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　又頻喻畋獲非熊賦曰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閎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効獲乎霸王之術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既閑儼七騶以齊踶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豜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既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博採爲聖旁求斯臧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束帛戔戔不待中園之聘馳騖乎道德之圃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

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晉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麋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原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一作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